

劉湘傳奇(一)

——整合統一四川

●費雲文

西南後方支持抗戰

劉湘字甫澄，是四川的著名軍事將領。

抗日軍興，他率大軍出川參加抗戰，出任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」，於民國廿七年一月廿日病逝在漢口萬國醫院。政府追晉他為陸軍一級上將，並且予以國葬。究竟他對國家有什麼卓越貢獻，得此殊榮？

大家都知道，我國所以能在對日抗戰中，支持八年之久；廣大的西南後方，關係很大；尤其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，人力物力支持取用，更為重要。也可以說，如果沒有四川，抗戰無法支持長久。

可是，自民國討袁以來，四川一直內鬨，軍人相互戰鬥，爭地盤，廣徵發，再經過共軍的騷擾。雖然尚未到達民窮財盡的地步，但在長久紛爭之下，却已達到百孔千瘡的境地。如何能發揮統合力量，作為對日抗戰的堅強後盾，有賴於四川自身先能整合統一。其中的關鍵人物，就是劉湘。也可以說沒有他，就不會在抗戰的前一年，有整合統一的四川。

然而，他並不是像諸葛亮那樣的完人。也有些缺點。與他共過事，做過他部下的四川名將孫震，就曾經批評過他。甚至美國駐漢口的副領事 O. Gudmand Clubs 在民國廿二年給國務院的報告，說他的殘忍却如一隻蒼鷹。

另外，西安事變時，又有人懷疑他意存觀望。甚至對他的死，也有謠傳，說是他和韓復榘勾結，在襄陽會師，阻止蔣介石委員長入川，（不是真正抗日）因為陰謀敗露，被戴笠設計毒死的。又有說他聽到韓復榘被捕槍決的消息，畏罪嚇死的。

究竟內情如何？他在那麼複雜的川軍之中，如何很快出頭的？川軍廿幾年互鬥的經過情形如何？他如何能夠統一四川？他對中央的立場究竟如何？朝秦暮楚，還是始終一貫呢？他對共軍的立場如何？取巧規避呢？還是奮鬥到底？他真的有缺點嗎？有那些缺點？外面對他的謠傳正確嗎？他真的會和韓復榘勾結嗎？他死亡的真相如何？戴笠有毒死他的事實嗎？

這些，都應當有個比較詳細周延的分析、介紹。因為他是獲得追晉一級上將，享受國葬榮典

的少數傑出人物啊！

尚武門風立志從軍

劉湘，字甫澄，本是安徽人，始祖覺宗，明末，由翰林官出任「川南兵備道」，參加討伐張獻忠的戰爭，兵敗不屈，全家殉難。一子逃出，傳到應良那一代，才搬到四川大邑安仁鎮定居。他祖父玉麟，以善長騎射，中了武舉。從而開啓了尚武的門風。他於民國前廿二年五月十五日（清光緒十六年）出生，父親文剛，母親樂氏；兄弟三人，他居長，兩個弟弟名叫元樹、謙益。

他父親以佃農為生，收入不多。他十一歲才能進入私塾讀書，不久，因不忍見父母劬勞之餘，還要為他張羅學費。於是中途輟學，到一個姓周的裁縫家做學徒，學習成衣技術。周裁縫見他像貌堂堂，資質不凡；又聽一個看相的王篋匠說：他如果去從軍，將來可以官拜大將軍，做到四川第一等人。又見到自己的獨生女玉兒，對他殷勤愛慕，就把玉兒許配給他；並且出資助他繼續讀書。

光緒卅二年（一九〇六），他去潼川（今三

臺)投考「弁目隊」(相當現在的士官教育)，錄取後赴成都受訓。次年又以資質甚佳，被選入剛成立的「軍事講習所」。

光緒卅四年春，四川總督趙爾豐因為成立新軍，需要下級軍官，乃開辦「陸軍速成學堂」。正在「軍事講習所」受訓的六十人，全部被納入為學員。此一速成學堂，却很有規模，師資設備也都很好，主要兵科，都聘請日本軍官教習，對學員生的訓練也很嚴格。最難得的，名為「速成」，但却教育了兩年以上。畢業生中頗多傑出人士，如劉湘、楊森、潘文華、唐式遵、賀國光、王績緒等，也關係到後來的四川軍政大局。

他在速成學堂畢業後，派往陸軍第十七鎮(相當現在的師)二十五標(相當現在的團)見習，宣統三年調到第六十八標升任排長。由於他在學堂受訓時，即以精研勤習、沉默寡言，雍容持重為師友所敬重，加上他在軍營中的儉樸生活，統御能力和戰鬥功績；很快的於民國五年(一九一六)就升任四川陸軍第一師的旅長。

民國六年九月，國會「非常會議」在廣州開會，選舉國父孫中山先生為「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」，正式成立「護法政府」。宣言：「戡定內亂，恢復約法」。川中的軍事，成為北京政府的軍隊和忠於「護法政府」軍隊對峙的局面。民國七年一月，熊克武就任「四川靖國軍總司令」，通電擁護「護法政府」，聯合滇、黔軍，進兵攻入成都，(三月，「護法政府」發表熊為四川督軍)。即擴充他自己的第五師為三個師。以該師旅長但懋辛、向傳義、呂超為川軍第

一、三、五師師長。另以川軍劉成勳(勳)為第四師長。原來第一師改稱第二師，由旅長劉湘升任師長。

劉湘的這個師，本來是晚清的新軍第十七鎮，實力最強勁，比熊克武新擴充的三個師力量都大。當熊克武效忠「護法政府」，發動政勢突襲成都之前；第一師本來是站在「北京政府」派任的四川督軍劉存厚的一邊，在瀘縣與滇軍交戰得勝。熊克武進攻成都，成都失守，劉存厚敗走陝邊後；第一師在瀘縣，來不及撤退，師長徐孝剛辭職，由劉湘代理。民國七年二月，他與陳能芳、劉成勳等通電擁護「護法政府」，四月，熊克武才發表他真除為第二師師長，率部移住合川、銅梁。

孫文器重響應革命

劉湘到合川、銅梁後，感覺自己的實力，隱然成為川中的重鎮，身居師長高位，應當多做點事。於是，除了維持地方秩序，肅清盜匪外；還特別注意整訓部隊，關心國事。

為了充實幹部學養，端正觀念作風；特在合川設立川軍「第二師軍官講習所」，自兼所長。調訓軍中下級幹部，並招訓青年學生，學術科並重。造就很多人才。比如對日抗戰發生後，於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在廣德殉職的一百四十五師師長饒國華，卅二年十一月在湘北殉職的第一百五十師師長許國璋，都是該「講習所」的畢業學生，其表現的忠勇奮發，臨危受命的精神，足證他當日教育部下的成功。

劉湘對孫中山先生很敬佩，自己無法離川前去上海晉謁，特地派一個叫康甫的部屬，代表他前去，表示仰慕的悃忱。中山先生非常欣慰，親筆寫封信給他，勉勵他要尊重民意，目光遠大，信的原文如下：

「頃康甫君來滬，備述誠意，並誦惠書，深感注念之誼。年來國事顛蹶，生民重困，欲期根本救治，非國中諸將帥之明於大義者，罕抱覺悟，共起扶持不為功。兄總制師干，擁節西陲，屹為長城。而愛國之誠，尤超越儕輩。當茲國難紛紜之際，正賢者枕戈努力之時。尚冀聯合俊彥，協謀匡救，持之以果敢，矢之以堅貞，則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異日莫真正之共和，拯斯民於水火，所屬望於兄者，正甚遠大也。適者世界潮流趨於民治。今日時事維艱，然最後之成敗，自以民意之向背為斷。吾人苟能務其遠大，懸的以趨，屢勉不懈，總不患無水到渠成之日耳。」

除了覆函，還派張左丞為代表，和康甫回到四川，與劉湘相見；對他期望很深。

升任師長嶄露頭角

民國九年，四川發生「倒熊同盟」與「驅滇運動」的對立戰爭。當時的局勢是這樣的：

因為討伐袁世凱搞帝制，雲南起義，滇軍、黔軍進入四川。袁世凱退位死亡，照理滇軍、黔軍應該撤離四川才對。可是，不但不退，反而佔據了川南、川東一帶財富形勢之地。滇軍第一軍顧品珍部，駐資州、內江、隆昌一帶，控制四川的中路；滇軍第二軍趙又新部駐瀘縣、宜賓一帶，控制四川的南路；黔軍王文華部駐重慶附近，控制四川的東路。長此以往，對川軍來說，自然成爲一個大問題。

川軍方面，熊克武是首領，第一師但懋辛駐成都，第二師劉湘駐合川、銅梁，第三師向傳義部駐德陽，第四師劉成勳部駐新津，第五師呂超部駐綿陽，第八師陳洪範部駐樂山；其餘石青陽、顏德基、黃復生、盧師誦等部駐綦江、南川；重慶鎮守使余際唐部駐涪陵、綦江、南川一帶。控制四川的北路和東路。

先是，自民國七年五月中山先生離粵去上海，「護法政府」被桂系的岑春暄、陸榮廷把持後，四川督軍熊克武即與他們接近，仰他們的鼻息；而與忠於中山先生的四川省長楊庶堪不和。楊則受呂超、石青陽等部的擁戴。

民國九年五月一日，唐繼堯就任「滇、川、黔靖國軍總司令」，宣稱：「將爲護法北伐，親赴重慶調度各軍」。三日，楊庶堪由成都到重慶，策劃聯合「倒熊」事宜。以滇軍第一、二兩軍顧品珍、趙又新部，自川南北上，進攻成都南面。石青陽、顏德基、盧師誦等川軍，由中江、射洪西進；呂超由綿陽南下，會攻成都北面。黔軍王文華部則會同靖國軍黃復生部，在重慶、綦江

、南川一帶，解決江防軍余際唐部。

「倒熊運動」既已展開，熊克武的「驅滇運動」也開始行動，以但懋辛、劉湘、劉成勳爲主力；發表爲第一、二、三軍軍長，通電否認唐繼堯爲「滇、黔、川三省聯軍總司令」，並且歷數滇軍割據川東南，破壞四川省政的罪惡。

戰事開始，「倒熊軍」因爲形勢有利，旗開得勝，壓迫「驅滇軍」撤退出成都，退往川北。並且推舉呂超爲「川軍總司令」。

熊克武與劉湘部退往川北後，部署反攻；派人去漢中與劉存厚協商合作，約他揮軍返川，參加「驅滇運動」。此一舉動，正中劉存厚下懷，當然應允。遂在漢中組成「靖川軍」，自兼總司令，派田頌堯、唐廷牧、張邦本、賴心輝等率部返川。雙方商定：「靖川軍」從西路攻取成都，「驅滇軍」由東路攻取重慶。在勝負未決之前，劉存厚、熊克武都不做四川督軍；公推劉湘爲「川軍前敵各軍總司令」。

此一反攻，得到澈底勝利，不但消滅滇軍第二軍，打死軍長趙又新，並且壓迫滇軍第一軍退回雲南。九月十五日，光復重慶；十八日劉湘進駐，派兵東下接收被驅退的黔軍所佔據的川東各縣。四川境內的客軍，至此肅清。

可是，新的問題又來了。劉存厚於九月十一日進駐成都後，未經協商，即自動恢復四川督軍名銜與公署。熊克武不甘示弱，也於十月卅日在重慶設立督軍公署，形成新的對立。因爲劉存厚與北京政府關係密切，當然以北京政府的立場調整處理四川軍政人事，與熊克武以「護法政府」

爲背景的立場大相逕庭。於是謠傳紛紛，逐漸由暗鬥變成明爭。

十二月十五日，劉湘約集川軍各軍師長等在重慶會議，提出「四川自治」的主張；由他領銜分電劉存厚和熊克武，請他們於五天內表明態度。

熊克武立即復電表示贊成，於十二月卅日通電解除督軍職務。劉存厚則早已向北京政府有所建議，當即將他散佈在川東的鄧錫侯、田頌堯、陳國棟三師兵力，集中川北，以爲因應。

十二月卅日，北京政府發佈命令，除四川督軍仍爲劉存厚外；以熊克武爲四川省長，劉湘爲重慶護軍使；其餘帶兵的將領楊森、但懋辛、劉成勳、鄧錫侯等九人均爲某一地區的鎮守使，有一種分贓式的皆大歡喜意味。

開始成爲軍政領袖

當時，正是各省主張自治，廢除督軍體制呼聲最高之際。湖南軍人趙恆惕，即已逐走北京政府任命的督軍張敬堯，而以選舉方式當選省長，實行省自治。影響所及，川中各方人士也躍躍欲試。加上北京政府所發表的川省人事命令，不治與情；一省九個鎮守使，勢將形成割據。

劉湘掌握此一契機，乃於民國十年一月八日，以四川陸軍第二軍長兼前敵總司令職銜，聯合第一軍長但懋辛發出庚電，宣佈川省完全自治。十二日，熊克武也通電響應。於是，除劉存厚的支持者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唐廷牧三個師外；其餘的各軍，都已整合在四川自治的前景目標之下。

當月廿一日，劉湘乃領銜發通電：有云：

「(上略)。北廷以和平統一相

號召，其政策若何且無論，但須誠求民隱，則於川人兵燹之餘，亦當有所感動。即縱不蒙私恤，亦何忍於時局未定之際，重加兵禍於劫後之子黎。

乘者以川人自力自救，今決以川人自力自治，不受何方之支配，不任外力之干涉，順應潮流，尊重民意。內以鞏固地方之基礎，外以促進國家之統一。必自中華民國合法政府告成，乃能承認其命令之效力，公告全國，尊崇民意。」

列名的除劉湘外，尚有第一軍長但懋辛、第三軍長劉成勳，師長楊森、陳洪範、賴心輝、余際唐、何光烈、喻培棟、潘文華；旅長唐式遵、袁彬、邱華玉、劉文輝、張冲、藍世鈺、張成學、李萼、李樹勛、王纘緒、傅常、胡家政、蔣福康等人。如此龐大陣容，明白的反對北京政府與劉存厚，自非劉存厚所能抗拒。

戰事開始，聯軍分從川東、川西、川北三路進攻，民國十年二月廿一日，劉存厚撤出成都，所部也紛紛北撤，準備再入陝西。嗣以第一軍的第五師長何光烈，和第二軍第九師長楊森先後通電呼籲和平。劉湘乃採納大眾意圖，下令停止追擊。允許鄧錫侯部回駐綿陽、田頌堯部回駐閬中、劉斌部回駐安縣、唐廷牧部回駐資中，劉存厚本人則率殘部退入陝西的寧羌，大局底定。

六月六日，劉湘召集混成旅以上將領，開會推舉軍事首長，出席廿四人中，有廿二人投票推舉劉湘為「四川軍總司令」，廿四日再被推舉兼任四川省長。這是他第一次成為四川的軍政領袖。

援鄂受挫宣布下野

可是，這一個局面，並不能持久。因為當時川中已經有軍隊十個師和九個混成旅之多。背景複雜，並沒有一個志同道合的遠大共同目標。雖說標榜自治，實際上仍是利害的臨時結合。所以，很快發生了問題。

先是，湖北督軍王占元貪財無能，軍民生怨，尤其在民國九年五月，王占元由北京領回二百萬元軍餉後，並未立即轉發給部下，反而飽入私囊。於是六月四日，宜昌的第一混成旅兵變；七日，武漢第二師的七、八團也發生兵變，搶據燒殺，殃及洋人。湖北人士紛紛向湖南、四川兩省要求出兵援鄂，驅逐王占元，挽救地方。

熊克武奔走其間。於民國十年七月，議妥川、湘共同出兵援鄂。川軍以劉湘為援鄂軍總司令，唐式遵為第一路總指揮，但懋辛為第二路總指揮；八月出川，向宜昌進出。可是，湘軍發動比較早，很快得到勝利；王占元找吳佩孚相救。吳佩孚雖然應允，却按兵不動；等候王占元知難而退的自動離鄂後，才揮軍入鄂。北京政府發表吳佩孚為「兩湖巡閱使」，蕭耀南為湖北督軍，將湘軍逼迫返回湖北。

因此，當川軍進抵宜昌時，吳佩孚已經解決

了湘軍入鄂的問題，轉過頭來專門對付川軍。甚至親臨前線。經過一個月的戰鬥。川軍吃了敗仗，無功而還。

十二月，吳佩孚的「長江上流總司令」孫傳芳，電請劉湘派張志芳去宜昌議和，商定：在大局未解決前，無論南北發生任何問題，須以維持川鄂現狀為信條。援鄂之舉，就此結束。但一、二軍間的磨擦裂痕，却就此明朗化了。

援鄂之師，劉湘是主帥，自然以他的第二軍打前鋒，進駐夔府、巫山一帶。第一軍但懋辛部的第二路以後繼兵力，也推進到忠縣、萬縣(原是二軍防區)。第二軍出川東下宜昌時，照理第一軍應當也再向前推進；可是，却停留在萬縣不動。抱個觀望的態度。等到第二軍敗退回川，第一軍就露出真面目，發動輿論，攻擊劉湘，說第二軍作戰不力，貽誤川、湘、鄂三省自治大業。

這使劉湘相當為難。第二軍的主力，已在鄂西受挫，士氣不振，正需退回原防，加以整補；而第一軍忽然變臉，橫梗在萬縣。第二軍在重慶和其他地區的部隊，既分散不集中，也無力對付第一軍。進退維谷之下，乃於民國十一年五月廿四日通電下野。聲明將軍民政務，交王陵基、向楚二人代理；所兼第二軍長，令駐在瀘縣的第九師長楊森代理。

當然，劉湘不會就此罷休的，暗中仍然協助楊森調動軍隊，部署反擊第一軍。等到大致就緒，士氣恢復；即於七月四日起，由東西兩面，猛攻佔據忠縣、萬縣的第一軍主力。第一軍不支，被迫退出忠縣、萬縣，一路退向達縣；另一路退

往合川，作誘敵深入，包圍伏擊的準備。

同時，第一軍却和第三軍聯合起來對付第二軍。推舉第三軍長劉成勳為川軍總司令，於七月十一日在成都就職。即分派鄧錫侯、賴心輝、田頌堯、劉斌各部向第二軍的重鎮重慶和瀘縣進攻。

第二軍追擊第一軍的部隊，在合川中伏受創甚鉅。廿六日，瀘縣失守，八月七日，重慶又被鄧錫侯、賴心輝部攻入。劉湘由重慶城內退到南岸又新絲廠，返回大邑原籍休養；楊森率少數殘部東下赴鄂，到達宜昌，接受北京政府命令，改編為北洋軍第十六師，整理入鄂部隊，暫駐宜昌、沙市一帶，補充訓練。第一、二軍的戰爭，告一段落。劉湘成為失敗者。

十月廿六日，四川善後會議開幕，議決：(一)四川仍取自治態度，促成國憲的合法統一。(二)推舉劉成勳為川軍總司令，在省憲未制定前，兼攝民政。(三)廢除軍長制，各師、旅原有單位暫不變更。分期裁兵，積極結束。(四)破除防區，統一財政，限民國十二年一月開始實施。(五)取消護商清鄉、公益等捐，以紓民困。(六)繼續開辦鋼鐵廠，定為官商合辦。(七)其餘與辦官立銀行，整頓交通，劃一軍事教育，開辦全省講武堂、軍事研究所、武學官書局等。

十二月二日，四川省議會依照前此通過的臨時省政府組織大綱，選舉劉成勳為四川臨時省長。依照以上情形，好像川局可以再獲安定了。可是，劉成勳是因為一二軍之爭而漁翁得利的，

基礎極不穩固。何況，過去北京政府對四川，有鞭長莫及的難處，所以大多採鴉片方策，只要名義上服從他，尊重他；並無進一步的實質上要求。可是，現在吳佩孚當權了，他對四川，有一套「統一政策」，希望四川統一以後，也像湖北、河南、直隸各省一樣，在他的控制之下，當然他不會支持劉成勳的局面。

另一方面，若干川軍，則以遙奉南方「護法政府」，尤其是中山先生為立場。推舉劉成勳，只是個權宜之計。在此兩種暗潮洶湧之下，新的戰鬥，又爆發起來了。

暗潮洶湧戰雲密布

劉成勳被推舉為川軍總司令，本來是熊克武想藉以逐步消滅劉存厚留在四川的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唐廷牧、陳國棟各師的策略。而楊森退到湖北宜昌附近，受吳佩孚的指揮、接濟，很自然的與在川鄂邊境的劉存厚部、川邊的陳遐齡部連成一起，外結鄂、陝、甘軍；內則與留川的第二軍系聯繫，俟機返川。於是新的敵對陣營形成了。

以北京政府為背景的是楊森、劉存厚、鄧錫侯、袁祖銘(黔軍)等軍，而以楊森的第二軍系為中心。以南方政府為背景的是熊克武、但懋辛的第一軍系和劉成勳的第三軍、賴心輝的「四川邊防軍」，形成「一、三、邊」的聯軍。

民國十二年一月，劉成勳乘川軍第七師陳國棟部內鬨之便(旅長何金鰲叛變)，以「估編軍隊，擅開兵燹」的罪名，下令免去陳國棟師長職務，並且派第七混成旅藍世鉅部查辦何金鰲。(

熊克武的計劃，開始實施了。)

陳國棟表面上通電解職侯查，實際上與駐在重慶的鄧錫侯部聯絡，暗襲藍世鉅軍。劉成勳據報，再下令第一軍但懋辛部與邊防軍賴心輝部夾擊陳國棟師。但懋辛乘此機會，壓迫鄧錫侯，想佔取重慶重鎮。

鄧錫侯當然不肯束手退避，乃於十二年二月初撤出重慶，集中力量在永川、銅梁、大足之間，與陳國棟部連成一起，作進攻成都的準備；並且聯合劉存厚、陳遐齡、楊森、田頌堯、劉彬、陳洪範、唐廷牧等聲討熊克武、但懋辛等歷年罪狀。

劉成勳騎虎難下，也明令免去鄧錫侯師長職務，並派勁旅，強制勒令部交出兵權，與陳國棟並案查辦。終於，洶湧的暗潮，變成熾烈的公開決裂，由相互指責而交鋒戰鬥。鄧錫侯的軍隊，與奉劉成勳命前往查辦的藍世鉅、張成孝的第五、六混成旅，在隆昌開戰了。

吳佩孚看到時機成熟，乃即資助楊森返川，執行他「武力統一四川」的政策，並且派北洋軍王汝勤、宋大需、盧金山等部協助，向川東進攻，呼應鄧、陳各軍。

民國十二年三月，戰爭範圍擴大，南起江津、北至遂寧；東起永川、榮昌，西至成都，成為戰場。鄧錫侯、陳國棟以第三、第七兩個師兵力，與劉成勳聯軍交戰，相當艱困。但因但懋辛在川東的主力西移，防守空虛；被楊森返川的大軍，乘虛於三月八日，進佔萬縣，繼續向西進軍。此時，鄧錫侯、陳國棟、田頌堯各軍已被迫

退守閬中、三臺一帶。又受到賴心輝率聯軍六個師的圍攻，力戰支撐，竟能突破賴軍左翼；雙方相對在綿陽、羅江、中江一線。四月四日，鄧、陳兩師，乘賴軍不備，出奇共潛襲成都，進佔西北兩門。而繼續西進的楊森軍，也於六日佔領重慶。

熊克武等一見大勢不妙，只好放棄東南兩路，先鞏固成都根本。乃集中兵力，於五月中旬進入成都，以消滅鄧、陳、田等軍為首一目標。

鄧、陳、田三位師長與川東鎮守使陳遐齡在新都會商對策。決定：鄧、陳兩師立即由成都撤往下川東，找友軍補充。田師撤往閬中固守。劉成勳則為保存第三軍實力，竟以成都空虛的理由，派藍、張兩師（原混成旅擴編）留守，不再參戰。鄧、陳、田所受的壓力，也為之減輕了不少。

楊森佔領重慶後，一面即派楊春芳師向川南推進，佔領瀘州。主力則由東路向西北推進，直指成都，先後佔領資中、資陽、安岳、遂寧等地。被熊、賴聯軍阻擋，雙方戰爭膠着於資中及沱江兩岸。

民國十二年七月十五日，熊克武就任南方政府委任的四川討賊軍總司令職，廿六日，與劉成勳、但懋辛等通電申討曹錕、吳佩孚。並且拉進周西成的黔軍，會師反攻瀘縣、重慶。聲勢浩大，戰況激烈。

晉升上將善後督辦

七月廿八日，北京政府發表劉湘為「四川清鄉督辦」，想透過他來調停川省各方，停止戰爭。

九月，他由大邑原籍到達重慶，展開調停工作。當時熊、但各軍正氣勢鼎盛，戰況有利之時；何況，既已公開通電反對曹、吳；也未便虎頭蛇尾，又接受妥協。所以沒有應允，仍然銳意進攻。於是，他只得參加楊森一方，協謀固守重慶。

重慶被圍廿幾天，西南兩路交通斷絕，僅有江北一路，尚可通行。城內糧食不足，民心動盪。劉湘乃與楊森、鄧錫侯、袁祖銘等會商，建議放棄重慶，由江北退往梁山、萬縣；四川援助的北洋軍趙榮華等部，則由水路東下，向川東集中。

十月十六日，楊森等軍依照劉湘的建議撤離重慶。聯軍賴心輝等軍即行進駐。惟因力戰多日，也相當疲倦，未能乘勢繼續追擊。

十月廿三日，北京政府特任劉湘為嘉威將軍。廿五日，他與楊森、劉存厚、袁祖銘、鄧錫侯、陳國棟等在萬縣共商反攻計畫。大家公推劉湘為「四川善後督辦」，袁祖銘為前敵總司令，負責主持。所屬各部，又得到吳佩孚、劉存厚給予的實力補充，戰力重振。遂於十一月開始反攻，十二月十一日進佔江北各地。

當時，熊克武、賴心輝各部，却意見紛歧，各自觀望，無心戀戰，竟然於十四日夜間，不戰撤走。重慶遂被楊森等軍光復。

不久，北京政府正式任命劉湘為「四川善後督辦」；他在重慶就職。自復出半年以來，又成為四川的軍政首要人物。當即與楊森等部署，西上攻擊熊克武。

這時，熊克武的「一、三、邊」聯軍組合，却拆伙瓦解了。首先三軍劉成勳以「連年戰禍，民不堪命」為由，下令所部由成都向西、沿雙流、新津、雅安移動，準備放棄成都。駐在資中的邊防軍賴心輝、石青陽，也變了卦，石青陽脫離軍隊，跑到上海，另謀發展；賴心輝也和楊森暗中聯繫，屯留資中，內江一帶，按兵不動，態度曖昧。第一軍內部，大都不肯再冒險作戰，而紛紛各求出路。

在此態勢之下，楊森、袁祖銘、劉存厚各軍遂能於二月八日順利攻入成都。熊克武率部向東南移動，想冒險襲取重慶。進入成都的楊森等各部，公推楊森堅守成都，劉湘與袁祖銘赴東路督戰，對付熊克武殘部。

四月，熊克武襲擊瀘縣、重慶的戰鬥失敗，賴心輝部也投靠楊森等陣營，熊克武只好率領殘部離川、入黔，轉往湖南。川局又得暫告平靜。

五月廿七日，北京政府明令裁撤四川督軍一職，以楊森為「督理四川軍務善後事宜」，鄧錫侯為四川省長，田頌堯「幫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」，劉存厚為「川陝邊防督辦」，（袁祖銘先已於三月廿九日發表為「川黔邊防督辦」）劉湘為「川滇邊防督辦」。廿九日，並再明令授他上將銜，卅一日，再兼「川邊防務事宜」。

正當他將要有所作為時，八月廿五日，他的父親劉文剛，在大邑原籍逝世，他得報後，即電辭「川滇邊防督辦」職，自重慶回籍奔喪。

三路兵馬展開殺伐

就在民國十三年十月，第二次直奉大戰時，北京發生政變，曹錕被囚下野，吳佩孚失勢，十一月段祺瑞出任臨時執政。孫中山先生應邀北上，共商國是。楊森失去靠山，對他正在部署中的「武力統一四川」，發生極大的影響。

民國十四年二月七八兩日，北京新政府發佈一連串的改組四川人事的命令；首先將四川西邊「川邊道」地方，劃為「西康特別行政區域」。發表劉湘為「川康邊防督辦」，節制川康兩省所有軍隊；民政方面，則發表劉成勳為「西康屯墾使」負責兼理民政。四川全省，仍由楊森督理軍務，省長一職，改由賴心輝擔任（鄧錫侯專任陸軍第廿師師長）、「川黔邊防督辦」袁祖銘，節制貴州全省軍隊，仍兼管駐川的黔軍。

三月十二日，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。劉湘特致電表示哀悼之意，有云：「先生手創共和，盡粹民國，而奔走，艱苦備嘗，以不屈不撓之精神，行民權民生之主義」。

楊森力謀「武力統一四川」，未因北京政局的轉變而調整改變，已引起其他方面的不快，難免離心離德。三月中，又因與劉文輝（第九師師長兼「幫辦四川軍務」）互爭自流井鹽稅等問題，發生衝突。賴心輝、劉成勳、鄧錫侯都站在劉文輝一邊。聯合向北京政府告發楊森：

「督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楊森，獨佔兵工，造幣兩廠，派兵襲據自流井，獨提鹽款，三路出兵，請立予罷免，以奠川局。」

北京政府於四月十七日下令由劉湘就近秉公查辦。並令楊森將兵幣鹽款，交劉湘公平分配。

劉湘奉命之前，即已曾經向雙方調解，制止衝突，並無結果，乃於廿七日呈復，請將楊森調往北京，另派賢能接任「四川軍務善後督辦」，其所兼第十六師長一職，派旅長王績緒補充，其餘所屬部隊，酌量改編。五月十六日，北京政府任楊森為參謀總長，劉湘兼任「四川軍務善後事宜」。鄧錫侯為「四川清鄉督辦」。

楊森並未離川赴任，仍然積極進行他的「統一四川計畫」。分兵三路向東川重慶進軍：北路總指揮王績緒，指揮三個師，由遂寧向合川、重慶；東路總指揮王兆奎，指揮四個師，由內江、隆昌向永川、重慶；南路總指揮藍文彬，指揮兩個師，由瀘縣向江津、重慶。並以雲南老將黃毓成為各路軍的總司令，指揮三路共九個師之名的大軍，發動分進合擊的總攻。誠可謂聲勢浩大來勢汹汹了。

當時，集中在川東的各軍將領在重慶開會，組織反楊森聯軍，公推劉湘與袁祖銘主持。也決定兵分三路：以鄧錫侯指揮所部及潘文華師，對付北路的王績緒，並由田頌堯的兩個師加以側擊；以劉文輝指揮所部兩個師，和劉湘、賴心輝的一部份軍隊，對付東路的王兆奎；以賴心輝的主力對付南路的藍文彬。

民國十四年八月初，大戰開始，以東路比較激烈。南北兩路的楊森軍隊，徘徊觀望，並無力戰決勝的意願。不久，楊森的北路總指揮王績緒（楊的嫡系勁旅）竟然通電主張停戰，協商川局。他這登高一呼，楊的軍心解體，都不想再打了。於是，楊森採納黃毓成的建議，下令所部向樂

山、宜賓撤退，準備率兵暫入雲南邊境，俟機再起。可是，進兵容易，是一鼓作氣；退兵却難了，風聲鶴唳，紛紛叛離：王績緒、藍文彬兩師，投効劉湘；楊春芳師投効劉文輝；陳能芳、朱召南兩師投効鄧錫侯；段策琮師投効田頌堯。鄧、田、劉（文輝）三部遂得順利進入成都。

其餘在東道作戰的楊森大軍，均依照楊的命令向樂山、宜賓撤退，被聯軍緊追不捨，又碰到青衣江浮橋衝斷，以致有三個旅無法渡河，而向聯軍繳械投降。其餘到達宜賓的，也不願跟楊森去雲南。楊森只好個人前赴漢口。所屬部隊：郭汝棟、范紹增、白駒、吳行光、包曉南、楊漢城、何金鯨、向成棟等八個師旅單位，都歸附「四川善後督辦公署」，由劉湘安排，分駐永川、重慶一帶。川局又一時安定了下來。

劉湘乃以督辦身份，召集軍民代表，在成都開善後會議，討論整編軍隊，綏靖地方，維持教育等問題。雖然有些決議，但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新的問題又發生了。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請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幽默雋趣，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